

黑澤明动感作品集

(第一辑)

环剑追魂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作

集

黑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黑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黑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黑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黑

澤

明

作

品

集

第一章 美人的袖箭

金陵，这六朝金粉的都城，的确有它脂香粉腻的特色，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的拥立下登上了宝座，他不想随便发动战争，也无意北图中兴，管它吴三桂也好，爱新觉罗也好，只要打不到这儿来，他就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小朝廷里享受六宫粉黛的温柔滋味，因此尽管四境烽火燎野，金陵城里，居然是一片歌舞升平。

你听那秦淮河畔，丝竹声，猜拳声，哄笑声，再加上珠圆玉润的软歌声，隐约地从河上的画舫中传来。

你再看那夫子庙畔，酒馆书场林立，建造得画梁雕楼，金碧辉煌，虽然刚入夜，到处都灯火通明，不在白昼之下。

这时夫子庙前贡院街上的鸿运楼酒馆，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，锅勺嘈杂声中，两匹骏马轻步而来。

马上驮着一双少年公子，一般的神仪晶莹，年龄也都在二十二三左右，只是前面的一个英气照人，后面的略见文弱，双双下马。

跑堂的早已像接着凤凰似的迎上来，一面接过马，一面躬身说：“陈爷，您大安，席早就准备好了，请上！请上！”

说着将马交给了打杂的，恭迎着二人上楼去了！

原来打头的那位少年公子姓陈，名金城，是世居金陵的大富户，乃翁八目金蝉陈一鸣，当年在金陵开设聚义镖局，凭掌中一支青锋与手下三十六招六合神拳，享誉大江南北，三十年内镖局未出过一件岔子。

六十岁时，封剑散局，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事非，祖产本丰，再加上镖局几十年来也着实赚了点儿，乐得享受一下安静的余年。

膝下有一子一女，珍逾性命，平生艺业，全部传给了兄妹二人。

陈金城六岁时就随父习技，陈一鸣不想儿子再吃江湖饭，倒是另外请了先生教他读书，可是陈金城嗜武若命，书虽然没敢放松，拳剑在半夜里宁可睡不着，背人偷练，同时更磨着局里的镖师，学了不少其他功夫，虽然今年二十三岁，文武两通，都有相当造诣，可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了。

妹妹陈慧珠小他三岁，手上功夫稍弱于哥哥，女孩儿家心思巧妙，文学与提纵轻身功夫却超过良多。

陈一鸣整日对着佳儿佳女，老怀欣慰，但是也知道江湖上能人很多，力诫轻露，所以除了陈金城在少年朋友中，略现身手，博取得一个粉面金刚的称号外，谁也不知道陈家二小姐有一身惊人绝艺。

昨天因为在画舫中，陈金城偶而与一个青年书生，把酒订交，扰了人家一顿，心中很不过意，所以今天才假这鸿运楼还席。

陈公子以侠少名噪金陵，手头又大方，所以堂倌才像迎财神似的，将二人引到楼上雅座了。

那儿早就排好了杯筷，雪白的桌布上，烂银的杯箸映眼生

辉，端的是好气派，更妙的是座上赫然一张红纸条上写着“陈公子订”四个大字。

堂倌一把将纸条抢到手中，接着喝一声：“陈公子到，上茶！”

其实这么喝是多余的，掌柜的何等眼尖，早就命两个十一二岁的俊童，各捧一杯细瓷香茗，安放在席上然后蹲膝请安：“二位爷，请入席用茶。”

那后面的书生文绉绉地笑了一下道：“陈兄果然不愧为京城佳公子，即这等声势，也令小弟开眼不少。”

陈金城被他说得脸上一红，讪讪地说道：“欧阳兄取笑了，他们不过是看在钱的份上而已，你我萍水相逢，杯酒论交，乃属人生一大快事，别被这些俗套败了咱们酒兴。”

那个姓欧阳的书生见他说得很正经，倒也未便多加调侃，相与入座，当下有堂倌送来酒菜，两个俊童为他们面前各满斟上一杯，退至两旁侍立。

欧阳书生眉头一皱，刚要开口说话，陈金城已懂得他的意思，一挥手：“你们去侍候别的客人吧，我们要清清静静地喝一下。”

说着在袖中掏出两锭银子，也不管是多少就丢了过去。

两个孩子拿了银子，又屈膝说一声：“谢谢爷的赏。”才欢天喜地的离去。

陈金城等他们走后，举杯道：“这些俗物都走了，欧阳兄，来！干一杯。”

书生也把杯子举起来感慨地说：“金尽壮士无颜色，你又能怪那些俗人为它作尽丑态呢！”

陈金城出身膏粱，当然无法领略到这份感慨的意境，所以

他仰头把酒一口喝干说：“不提这些丧气事，喝酒要紧。”

说完向书生照杯摧饮，书生也微微一笑把酒干了。

觥筹交错，一壶酒尽得很快，堂倌赶忙又暖上一壶，话也慢慢地谈开了。

书生谈锋甚健，琴、棋、书、画，乃甚于天文地理，似乎莫不精娴。

陈金城虽然自小即受业宿儒，自负倚马才华，却也不免口为之结，惟独谈论到技击，书生似乎一窍不通，可是他偏表示心仪虬髯客，红线女之流，言下对陈金城能承传绝艺，不胜钦慕。

陈金城自是谦逊之际，宾主间各有所长，互相推赞，非常融洽。

正在谈笑甚欢一番，堂倌又引着一个三十余岁的中年文士上来，衣着倒也平常，只是相貌清异，具有一种飘洒出尘的气概，在两人的旁边拣了一副座头，要了几味菜，一壶酒，自管独酌起来。

陈金城因为这酒楼名气很大，来往的客人很多，这个文士除了目光精逾常人，其他并无甚起眼之处，故而只望了他一下，依然与书生热烈欢饮，未曾多加理会。

可是这文人却作怪，喝了几口酒后，忽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凶神照命，还在吃喝得快活，作死，作死！”

陈金城听了一怔，忙把头转向他望去，只见他用手在菜上一抓，捉住一只苍蝇，恨恨地摔在地下，才知道他原来是骂苍蝇，心下暗笑自己多心，回过头来刚要想夹一块菜，就听得楼梯咚咚直震，一左一右上来了两个面貌狰狞的汉子。

左边的年岁约莫三十五六，左颊有一条七八分长的紫色疤痕。

右边的比较年轻，二人面貌十分相似，衣着华丽。

上得楼来先朝自己狠狠地盯了一眼，那目光凌厉狠毒，心中不觉一凛，暗忖这二人外相凶恶，太阳穴坟起，分明是武功极有火候，自己与他们素未谋面，这等看我做什么？肚里在寻思，看书生神色自若，倒也不便表露。

二人也拣了一张邻近的桌子坐下。

堂倌已带笑过去招呼道：“二位爷是否喝酒？”

年轻的汉子把眼一瞪：“妈的，不喝酒上楼来干什么！”

堂倌一听，心说这两位客人倒是和气得紧，口头还是唯唯地道：“是！是！怪小的多嘴，二位爷点什么菜？”

脸上有疤的汉子用手朝陈金城桌上一指：“那儿吃什么，给咱们照样也来上一份。”

堂倌答应关照厨房去了。

陈金城心中想：“这不是明着找碴子，天下哪有这样点菜法。”

没有想到书生却朗朗地笑道：“陈兄果然是会家，连点的菜都有人起而效尤，今日得会，幸甚！幸甚！”

陈金城听了只有摇头的份儿，心说：“到底读书人的阅历差，连人家故意找麻烦都看不出。”

本来想过去问个明白的，但记起老父不许自己多事，只好罢了，也不向书生解释，只是拿起筷子向他让菜，把事情就带过了。

不一会儿，堂倌把酒菜送来，刚要替二个汉子执壶倒酒，却被那年轻的一把夺过，冷冷地道：“老爷们一样花钱，怎么招

待却有个厚薄，那两个小兔崽子呢？叫他们来侍候！”

堂倌一看他脸板得死死的，也不敢得罪他，忙诺诺连声退下，把先前那两个孩子叫来，低声地嘱咐了几句。

孩子点着头过来了，先满脸堆笑地屈膝蹲腿：“请二位老爷大安。”

然后持壶斟酒，恭身退后道：“二位老爷请用酒！”

汉子们这才哈哈大笑端酒一饮而尽。

酒过数巡，两童始终执礼甚恭。

这时左首年长的汉子又阴恻恻地说道：“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真会拍马屁，大爷满心想找人晦气，这么一来我又不好意思啦，不过爷们没有我孙子那么慷慨，舍得整大块的刺刺银子赏人，因为我那小孙子自己知道活不长了，反正留着银子没用，所以才落得大方。”

说完又冷冷地朝陈金城瞟了一眼。

这一来陈金城再好的涵养也忍不住了，刚要起身发作，忽而感到自己肩头上，沉甸甸的来了一阵压力，那力量大得出奇，空自挣了半天，依然无法挪动身子。

愤然回头一看，却见文士已来到身后，一只衣袖斜斜地搭在自己肩上，居然架住了自己，心中摸不清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怔在椅子上一时讲不出话来。

文士却笑吟吟地说道：“在下一人独酌，实在无聊得紧，见二位兄台谈得热闹，敢请为不速之客？”

陈金城还来不及答话，姓欧阳的书生早已站起身道：“主人不至言钱少，高士佳客岂嫌多，请坐！请坐！”

遂命堂倌移过杯筷，亲自把盏道：“若得相逢便是缘，先生能饮一杯否？”

文士拊掌长笑道：“天地有情许我醉，江山无语笑人愁，既承抬爱，敢不如命。”说完将酒干了。

与书生相顾大笑。

那两个汉子初见文士过去，似乎怔了一下，后来见他与书生一论文，知道不过是个半瓶醋的酸丁，遂而也笑了起来。

笑声中年轻的汉子还大刺刺地说道：“大哥，这酒楼叫鸿运楼，咱们可真找对了地方，这次顺手买卖，果然是鸿运高照，不但本钱捞得回来，加上这两笔利润，倒是没白跑了一趟。”

陈金城一听，这不又是冲着自己这边吗，当下又想站起来，却见文士用眼朝自己一扫，嘴唇动了几下，耳鼓中即隐隐传来一阵细小的声音，字字清楚：“稍安毋躁，此二獠手下颇不简单，等下自有人收拾他们了，等着看戏好了。”

陈金城平时听父亲说过：“内家高手能运用自己的功力，凭一股真气，将声音裹成一点，只送到自己要传话的人耳中，当时还将信将疑，现在见对面的书生，谈饮如旧，恍若未觉，知是传音入密内家劲功，心中对文士钦佩异常，当然遵命不再妄动。

文士却与书生谈得投机，凭诗促酒，拾句作肴，两人都是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，倒把个做主人的陈金城冷落在一边，半天没有人接腔，也失去了兴趣。

疤脸汉子道：“老二，煮熟的鸭子飞不了，迟早都是口中食，急些什么？来，咱们也喝个痛快，别让人家一边儿乐。”

两人也开怀畅饮起来，同时还缠着两个孩子胡闹，一会儿要摸脸蛋儿，一会儿搂着叫乖乖。

两个孩子心里讨厌极了，巴不得陈金城起来打他们一顿才出气。可是一看陈公子成了个没嘴儿的葫芦，半天没冒出

一个字儿，知道两个煞神不好应付，只得勉强打起精神敷衍了。

楼上客人也不少，可是人家花钱找小相公陪酒是件雅事，反而在一旁看热闹，就这样吵吵闹闹地有一会儿。

楼下又哼哼哈哈地跑上一个土头土脑的老头子，一件袄子虽是补补绽绽，浆洗得倒是很干净。

老头儿上来探头探脑地张望了半天，然后才走到汉子的桌旁施了一个礼道：“二位大爷请问一声，我是在夫子庙前要猴子戏的，刚才我养的两头猴子跑了，我看它们上了楼，您见着了没有？”

年轻的汉子正和小童缠得有味，被他这没头没脑的一问，打断了兴头，再加上问的又是莫名其妙的话，心中不由大怒，一掌将老头推开道：“去！去！活见鬼，老子连猴毛都没见着一根，哪里来什么猴儿。”

老者被推后了两三步才站住脚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是自言自语道：“奇怪！我明明看着两个畜牲上了楼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别是我上了年纪，老眼昏花，撞上了鬼吧！”

疤脸大汉见老头儿来得邪门，早已留上意，这时见他话又说得不明不白，显然是存心挑眼来的，脸色一沉，正待发作，不想他怀中的孩子童心炽，听说有猴子上楼信以为真，忙过去一把拉住老头儿说：“老爷子，您那猴儿什么样子，真的上了楼吗？”

老头儿双手一摊道：“怎么不真嘛！我那猴儿站起来比你还高呢，噢，差不多就有那两位大爷那么高。”

说着还朝两个汉子比手划脚的指了一下，接着道：“我老头孤身一人，没儿没女，那两头猴儿就跟我孙子一样，一旦死

了，还靠他俩送终呢，这一跑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。”

说完搓手顿脚直叹气，样子煞是滑稽。

这时连两个孩子都听出他是有所指了，心中虽然痛快，表面上还忍住没笑出来。

堂倌见他们闹得不像话，忙上来推他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别在这儿混说吧！下去，下去！”

老头儿被他一赶，反倒发了横，瞪着两眼向堂倌道：“你别欺负我年纪大，就想讹我的猴儿，老实说送给你都没关系，不过我可得警告你，我那两个猴孙子好偷酒喝，几杯下肚，猴性可全发了，混叫混闹，比疯狗还厉害，要是拆了你的酒楼，或是猴手猴脚，把那两个小鬼的蛋黄给掏了出来，你可别找我老人家打官司。”

这几句话骂得可透彻之至，整个酒楼上都掀起一片哄笑声。

两个汉子气得黑脸透白。

年轻的那个一步纵前，单掌裂石开碑，一招劈向老者胸前，口中还喝道：“老狗，找死！”

攻势迅速凌厉，汉子自分必中。

陈金城知道迟早必会发生冲突，见状惊呼一声，欲救莫及，心中替老者担忧。

谁知老头儿滑溜得紧，扭腰一闪身形已到汉子后面，顺手摸了一下，口中还叫道：“好红的猴儿屁股啊！”

原来老头儿闪身之际，还好整以暇地在怀中掏出一包珠砂，趁机抹上一把。

汉子招势走空，身体朝前一冲，俯扑在地上竟是爬不起来，分明被点上了穴道，却把个大红屁股朝着天。

当下又引起哄堂笑声。

那文士更缺德，站起来举杯遥贺道：“沐猴而冠，象具人形，衣冠禽兽，正宜如此处置，老丈的是妙人解颐，在下浮一大白。”

说完真的喝了一大口。

疤脸汉子本来也准备出手，一见老头儿身法，随即呆了一下，阴恻恻地向老头儿作了一揖道：“潜踪步乃梦绝技，老前辈莫不是上官大侠？”

老头呵呵大笑道：“难为你大猴儿眼光倒是够狠的，老夫一向有个脾气，就是最疼晚辈，你这么一客气，我倒是不好意思再耍猴儿啦！麻烦你回去告诉点苍三魔，就讲我老头子出头管这码事了，还有中秋玄武湖劝他能搁下也罢。”

疤脸汉子依然脸上不动声色地道：“点苍门下，迢迢千里而来，就是为这两件事，我范正伟脸上这道疤，在心头整整痛了十六年，冲着老前辈一句话要我们搁手，似乎有点强人所难罢！”

老头儿把眼瞪得滚圆地大喝道：“大猴儿，凭你早先那种行为简直可以说是死有余辜，陈一鸣手下留情，只给你脸上做了点记号，要是换在老夫手中，怕不早已割下你这颗猴头来了！”

大汉也不理他，上前解开兄弟的穴道，把他扶起来。

年轻的汉子恨得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老家伙，此地动手不太方便，今夜三更陈家见，大爷非报回这一掌之仇！”

疤脸的汉子更绝，他接口道：“老二，别抖狠了，凭咱们现在手头几把三脚猫功夫，要想排人家云梦大侠，那还差得远呢。不过好在咱们还算年轻，等他个十年二十载的，老头儿总

不能不死，那时候刨了他的棺材，我包你也打回这一屁股。”

这一番话听着软，骨子里阴损却到了极点。

老头儿也怔了片刻，才呵呵地笑道：“好大猴儿，不愧叫阴风赤练，居然叫我老头儿也怕了你，冲你这一手儿，我宁可跳下海去喂王八，也不敢让你遂了心。”

大汉扶着弟弟，丢下一锭银子就走了。

陈金城听了半晌，这才约略有些明白，赶情这两个人早年在父亲手下吃了亏，寻仇来的，自己面貌像煞父亲，在金陵又尽人皆知，难怪人家一找就找着。

只是不知道他们所说玄武湖的事何指，而且眼前这个老头儿誉满武林，难得又肯为自己家的事伸手，千万不能错过机会，忙上前一躬到地道：“老前辈武坛泰斗，小子自恨无缘识荆，方才更蒙解围之德，铭感无已，桌上菜肴犹温，敢请以一杯水酒，聊申谢意。”

老头儿端详了他一下道：“陈一鸣有了你这么好儿子，难怪不愿再争强斗胜了，也好，我老头儿就是爱喝两盅，可是口袋不争气，常闹饥荒，只好靠着替人家助拳打秋风，我说小子你要是存心请客，可别心疼银子，我老头儿吃饱了，才有力气卖命。”

陈金城知道此老信口诙谐，游戏江湖已惯，闻言毕恭毕敬地将老头引到座上，一看文士已不知去向，只有欧阳书生在席，长揖迎客。

老头儿很留心地看着他一眼，颌首为礼，坐下又怪嚷道：“那穷酸呢！支使人出来打架现眼，自己却骗了一顿吃喝溜了，你们读书人诡计多端，真是交不得。”

陈金城一闻穷酸两个字，恍然大悟，跌足叹息道：“方才原

来是诸葛大侠，无怪有此高深功力，失诸交臂，可惜！可惜！”

老头儿丝毫不讲客气，风卷残云，口到杯干，一面吃，一面可在留神书生的行动，但见他如玉树临风，温文而潇洒，老头儿心中纳闷，忖想我阅人多矣，从未走眼，居然摸不出这小伙子的路数。

看他好似不会武功，可是神莹内敛，分明又像内家高手，不妨试他一下，于是拿起酒壶道：“这位小哥怎么不喝酒，来！老夫敬你一杯。”

壶嘴对准书生左胸点去。

陈金城见状大惊，欲拦阻已是不及。

可是书生却似根本不懂，只是泰然地拿起酒杯道：“长者赐，不敢辞，小可拜领！”

壶嘴堪堪已点到衣襟，老头儿才把劲道收回，替他斟上了酒，那陈金城也把一颗快跳上口腔的心收回。

老头儿把酒壶放下，不禁感慨万端，暗骂自己真的老了，这书生实不谙武技，否则岂有敞开穴道，任人去点的道理，自己疑了半天的鬼，还落一个晚辈面前失了态。

虽说人老脸皮厚！毕竟也不太搁得住，低头又喝了几杯闷酒，推盅起身道：“我还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一会儿准到你家去，现在不过初更，你也该回家通知你父亲一声，范氏兄弟手头已不含糊，点苍三魔假若也来助拳，事情就更辣手了。

“尤其要注意他们的独门暗器追魂夺命钉，点苍门中就是以此成名，只能相机躲避，千万不可硬碰，能撑到另一个帮手到来，则三魔不足畏矣！”

说完一扭头，人已不知去向。

欧阳书生摇头摆尾地吟道：“转瞬间莫知其所踪，老丈其

犹神乎，余叹为观止矣！”

陈金城因为强敌伺侧，急于回家向老父亲报警，哪儿还有心情陪他论文，匆匆地命人结帐，向书生一拱手道：“欧阳兄，今日简慢得紧，来日好好地陪你喝一下吧。”

说完下楼上马，扬鞭绝尘而去。只有书生似乎尚无去意，命酒呼肴，据座独酌，喝了一阵，恨恨地道：“无端败我酒兴，统统都饶不得！”

忽而逸兴而飞，神态激扬，击节长吟曰：“……千古圣贤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……与尔同消万古愁。”

音调铿锵清越，直上长空，历久不绝。

陈家的宅院坐落在丹凤街上的唱经楼侧，老武师陈一鸣吃过饭，跟女儿在客厅里下棋消遣。

父女俩正为着一个结打得不可开交，陈慧珠一算自己只有两个结可救了，而爸爸还有七八个呢，眼看着这局棋是输定了，女孩子家心胸较窄，正想出奇计扳回劣势，忽见陈金城匆匆地从外面赶进来，乘机将棋枰一乱道：“哥哥来了，咱们算和，不下了。”

陈一鸣也站起来笑道：“你这孩子，就是会耍赖。”

他一眼看见陈金城脸色庄重，不由微吃了一惊，忙问道：“金城！你不是请朋友吃饭么，这么早就赶回来了？”

陈金城忙把在酒楼的经过，一五一十地说了。

陈一鸣越听，面色也就越阴沉，最后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们知道我三年前为什么要退出江湖，解散镖局，固然我是厌倦了江湖上的打斗生涯，可是主要的原因还是风闻泯江双煞再度出道关系，十六年前我保了一支镖到四川，将镖银交给货主，当然免不了要接受一番招待，夜终席散，途经一座大府院，忽

然随风闻到一阵异香，马上认出这是下五门迷药，仗着艺高胆大，抽剑跳墙进去。

正好遇上双煞的老大阴风赤练范正伟利用闷香采花，武林中最痛恨这种败类，我当然不能袖手，那时他的功夫已是不差，我只是略胜一筹，用剑在他颊上挑破了一道口子，申诫几句便放他走了。

谁知道他一怀恨，竟和弟弟黄面灵官范正奇投到点苍三魔门下学艺。

三魔武功得自西域异人，所居点苍山更是充满了毒蛇猛兽，正派侠士，都不敢轻易撄其锋，此番来到中原，当然不是专为报仇，但是双煞居心阴毒，决不会轻易放过机会，虽然云梦上官大侠答应帮忙，他的老搭档布衣诸葛晦也不至袖手，究竟能否挡得住三魔，还很成问题，只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”

陈金城见父亲说得这般严重，心中也是惶急。

慧珠小姑娘倒是满不在乎说：“爸爸，你从来没有怕过人，现在反而畏头缩脑的，我偏不相信他们那么厉害，到时候非割下两颗魔头给你瞧！”

陈一鸣摇摇头，正要骂女儿不懂事，忽听得一声朗笑道：“小姑娘胆气甚豪，就是凶杀之气太重，将来恐怕不容易找婆家吧！”

语音清亮，分别是文士的口音。

陈一鸣面色一变，刚想赶出去，陈金城已然喜孜孜地抢到门口道：“诸葛大侠，别开玩笑，请进来一坐。”

眼前一化，文士飘身而落，身法端的巧妙，进来后先朝陈一鸣拱手作礼道：“晚生事急从权未及叩门，这跃墙之罪，老丈可肯原谅否？”

陈一鸣忙含笑前迎说：“诸葛大侠说哪里话，陈某不才，惹祸上门，大侠慷慨援手，感谢都来不及，快请上坐。”

遂命儿女拜见，陈金城遵命躬身施礼。

诸葛晦拱揖道：“酒楼中打扰世兄，还没谢过呢，你我侠义门中，拘这些俗礼作甚。”

慧珠大姑娘因为诸葛晦未进门先就开起她的玩笑来，再者也实在瞧不起这样一个酸秀才有多大本事，伸手在棋枰上拈了两颗棋子，一面向诸葛欠身万福，口中还说着“诸葛大侠，小女子陈慧珠见礼。”

话刚说完，一抖手，两点寒星直奔文士双目。

陈金城见状忙道：“慧珠，不得无礼。”

话已不及，好文士你看他不接不避，待得棋子到达目前，双眼一闭，竟用眼皮将棋子夹住，目再张时竟用内家劲力将棋子弹回枰上，不偏不倚，正是原来取走时的位置。

姑娘一看不好，心想这是什么功夫，忙一扭头逃回里间去了。

陈一鸣也觉得自己将女儿骄纵得太不像话了，正想逼她出来道歉，诸葛晦早已哈哈大笑道：“在下出言轻慢，正自有取打之道，令媛仙露明珠，一派天真，老丈何忍相责。”

陈一鸣才喘一口气道：“在下中年丧偶，对这一子一女都不免溺爱太甚，以至在诸葛大侠面前贻笑大方。”

诸葛晦解慰道：“惟其如此，方不失为赤子之心，世兄人中麟凤，金陵侠少，不怕老兄见气，这一儿一女将来在武林中的声誉恐怕都要超过你呢！”

陈一鸣谦慰道：“我倒不希望他们有个多大成就，只盼大侠往后多加管教，令他们不至误入歧途，贻羞家门，就是万幸

了。”

语音方落，檐外又有一个苍老的口音道：“我说穷酸做不出好事吧，教你来替人家护院的，你却跑到客厅混充前辈，挨打不是活该？”

分明是云梦狂客上官云彬的口气，声才入耳，人已翻到庭前。

陈一鸣早岁行道江湖，与上官云彬曾有一面之缘，早已站起来，一拱手道：“川中一别，已经六易寒暑，上官大侠依然清颜未改，令小弟佩服得紧！”

上官云彬叫道：“着哇！老弟，您怎么一见面就损我，像我这鸡皮鹤发，都可算作清颜，那穷酸可成了天上金童了，从哪儿找个一大把年纪的玉女去配他呀！”

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。

上官云彬却又拉住陈一鸣道：“老弟，你说该怎么谢我，我知道你今天晚上宅子不干净，特别把了性大和尚从鸡鸣寺里拉了出来替你降魔。”

陈一鸣闻言惊喜道：“了性大师驻节鸡鸣寺，我怎么一点不知道，大师一身功夫，已臻化境，他要是真肯出来，点苍三魔的确讨不了好去。”

诸葛晦面色开朗地问道：“老和尚人呢。”

老头儿慢吞吞地说道：“他不肯来。”

此言一出，陈一鸣不禁沮丧起来。

连诸葛晦都是愕然相顾。

上官云彬却又微笑说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老头子向来不打把握的架，老和尚尘缘未了，就是一个嗔字还没解脱，等一下魔头要是来了，老头儿跟穷酸大概还可以挡一阵，真到吃不